

# 蘇聯與古巴經貿關係：繼續與轉變

劉天均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 一、前言

東歐的連串政治風暴，特別是羅共頭子西奧塞斯庫的悲慘下場，曾在西半球的古巴掀起一陣驚濤駭浪，雖然未將卡斯楚的政權沖垮，但迄今卻仍餘波盪漾。卡斯楚政權在東歐狂飆的侵襲下，之所以能屹立不墜，當歸功於他早已擬具應付政治危機的保全措施——新聞淨化與剷除異己。<sup>①</sup>

卡斯楚雖在預防東歐政治風暴的來襲時，展現其能手，使古巴免於遭受「骨牌效應」的波及，但在面對以蘇聯為首之東歐集團逐步實施經濟改革和調整其外貿政策時，則捉襟見肘而窘態畢露，如古巴政府最近曾透過其機關報格朗瑪 (Granma) 向全國宣示一項嚴峻的經濟措施：(一)為應付當前的能源危機，政府已決定停止興建辛佛谷 (Cienfuegos) 煉油廠和終止「伽」蓋瓦拉煉鋁廠的生產作業；(二)對政府機構及國營企業所配售的油品，自九月份起即減半供應，而對私人交通工具之用油亦將自十月份起削減百分之三十；(三)希望全國各農業生產單位及各中小農戶在從事耕作和運輸時，儘可能以牲畜代替機械；(四)古巴經濟情況今後將進入「平時緊急狀態」，希望全民共體時艱，同渡難關。<sup>②</sup>

註① 在資訊淨化方面：古巴雖無法完全禁止其人民收聽或收視由美國所播送的馬蒂之音 (Radio Marti) 和馬蒂電視 (TV Marti) 節目，但對蘇聯所

發行的莫斯科新聞 (Moscow News) 則經常以「言論不實」的名義予以查扣；在整肅異己方面：卡斯楚近年來除經常對「人權黨」分子加以無情的撻伐外，更進而對古共內部進行嚴酷的整肅，於一九八九年初以走私販毒的罪名將昔日派駐安哥拉「國際遠征軍」指揮官奧喬阿 (Arnaldo Ochoa Sanchez) 少將和另三名校級軍官處決(據稱這些軍官在海外服役時，曾與蘇聯的KGB人員過從甚密)；另則將內政部的頭子阿布蘭德 (José Abrantes Fernández) 予以解職並逮捕之，復以另一軍事將領取代其職；爾後又派遣兩名高級軍官分別擔任「全國人民政權大會」(國會)主席和「革命保衛委員會」(CDR) 的主委。請參 Julia Preston, "The Trial That Shook Cub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 7, 1989, pp. 24-31; Susan Kaufman Purcell, "Cuba's Cloudy Future",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0, pp. 122-123.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30, 1990, p. 9.

爾今造成上述「平時緊急狀態」之經濟情勢，大致可由下列各項因素說明之：(一)自本(一九九〇)年八月初以來，中東的伊科之戰及聯合國採取對伊拉克禁運行動所導致之油源短缺及油價波動，對古巴產生了衝擊；(二)蘇聯未能依約向古巴提供原訂之供應量，致今年一至八月份共短缺兩百萬噸(原計畫之同期供應量為一、三三〇萬噸)，迫使古巴政府不得不採取克難對策；(三)古巴政府自身政策失誤和管理不善以及對外經貿關係(以與蘇聯經貿關係為主)突變所產生之影響，從而必須採取應變措施。

其中之第一項因素係由偶發性意外事件所造成，可謂與古巴經濟政策之良窳及其與蘇聯經貿關係之演變，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可由此顯示古巴經濟之脆弱本質，難以承受些微的外來衝擊(此亦可以說明古巴為何在安理會討論對伊實施經濟制裁案中，先後數度棄權而未跟隨蘇聯腳步走的理由)。惟後兩項因素則與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密切相關。

## 二、對蘇古經貿關係的檢視

蘇聯與古巴的經貿關係，一如兩國的其他關係，大致維持著相當穩健的發展趨向。尤在一九六一年古巴被排斥於「美洲國家組織」之外，並同時遭到美國的經濟制裁時，<sup>③</sup>蘇古的雙邊經貿關係便隨著兩國的政、軍、戰略關係的加強而日益密切。

即在卡斯楚政權初建時，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便於一九六〇年二月訪古，給哈瓦那帶來一件價值一億美元的禮物(贈予性)，並與古巴簽訂了第一紙為期五年的「貿易及支付協定」，且允諾將取代美國向古巴購買蔗糖的貿易夥伴角色，以及願協助古巴籌建三十個工業項目；從此揭開了蘇古經貿關係的序幕，也奠定了蘇聯經援古巴之初期基礎。

當卡斯楚於一九六三年四月第一次訪蘇時，從莫斯科帶回了第一筆長期優惠貸款；次年再度往訪莫斯科時，又與蘇聯當局簽署了一項五年期的「貿易和技術援助協定」；此後，蘇古的經貿關係便邁入穩定發展的階段，使雙邊的貿易額從一九六五年的七億六千萬美元躍增為一九七二年的十億二千三百萬美元。<sup>④</sup>而蘇古雙邊貿易額在古巴的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亦隨

註③ 美國於一九六一年對古巴所實施之經濟制裁措施相當嚴厲，除宣布終止與古巴的貿易往來外，尚包括禁止旅行、通匯以及抵制古巴自國際金融機構取得

經濟發展之貸款等，故對古巴經濟造成長期之慘痛傷害。在一九六一年前，美國曾是古巴之最大貿易夥伴及資金來源，其雙邊貿易額約佔古巴對外貿易總值的百分之七〇(其中出口值佔總額的七五%，進口值約為六五%)。請參 Irving L. Horowitz, ed., *Cuban Communis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81), 5th Edition, pp. 68-90; *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Vol. 10, no. 3 (1990), pp. 11-13.

註④ *Anuario Estadístico 1972 and Boletín Estadístico 1970* respectively.

之不斷的向上攀升，從一九六五年的四八%升至一九七二年的五二%。

嗣後，當卡斯楚於一九七二年六月第三度訪問克里姆林宮時，古巴乃決定於當年七月份正式加入以蘇為首的「經互會」組織，於是蘇古的經貿關係和科技合作亦因此跨入一個全面整合的新階段。古巴自投身於「經互會」以後，在蘇聯的經技援助下，其工業產業部門如礦業、水泥業、化肥業及民生工業等，已逐年漸次建立起來，但從全國總體產業結構言之，因受所謂「國際勞動分工」、「國際生產專業化」及「產業協作化」等條條框框的新限制，古巴的經濟仍然停留在單一的農業經濟型態，其對外貿易仍然係以傳統的蔗糖、柑桔、烟草等農產品和部份的鍊製品為主要輸出品。所以，卡斯楚多年來所追求的經濟多元化和對外經貿關係多角化的目標，仍然是紙上談兵，難以實現。

然古巴自加入「經互會」體系後，在經援與貿易這兩個領域中，均自蘇聯獲得相當豐厚的利益，雖然它在非經濟方面曾為蘇聯的戰略利益付出了頗高的代價（如扮演蘇聯的「代理人」角色）。今從經技援助與貿易兩個層面進一步說明其所獲致之實質利益。

在經技援助方面：根據蘇聯駐哈瓦那商務代表柯米里辛（P. I. Kormilitsin）最近向外界所透露之資料指出，自一九六〇年代初至一九八五年年底（古巴第二個「五年計畫」結束為止），二十多年來，蘇聯依據歷年雙方所訂各項「經技合作協定」向古巴提供之援建項目，包括發展電力、水利（以灌溉為主）、煉鋼、煉油、煉鍊、交通、紡織、家電用品各業及港口設施等基建計畫共六百餘項，其中約三分之二已開始投產。<sup>⑤</sup>在已運作投產的援建項目中，據古巴「國家經濟發展合作委員會」的官方資料所示，迄一九八五年年底，曾為古巴生產一〇〇%的壓板和九〇%的鋼材，約五〇%的化肥，並提供了四〇%的發電量及水利資源。且在一九八一至八五年的第二個「五年計畫」中，為古巴興建或重修三十四座糖廠，及建成鋼鐵廠、鍊加工廠、煉油廠和核能發電廠各一座，其間共動用蘇聯技術顧問人員達萬餘人次。<sup>⑥</sup>

此外，在古巴所釐訂之第三個「五年計畫」（一九八六—九〇）中，蘇聯已與古巴簽訂多項「經技合作協定」，允諾協助後者籌建或改建一九一項大大小小的經建計畫，其中包括製糖機件、核電機組、鍊業加工廠、煉鋼和煉油廠，以及興建農業運銷設施及「聯合科技研究發展中心」等<sup>⑦</sup>，並進而發展聯合企業，如食品加工、漁業加工及醫藥衛材製造業等。<sup>⑧</sup>此類

註⑤ How to Interest Soviet Enterprises in Cooperation With Cuba? *Latinskaya Amerika*. No.4 (April 1990), pp. 96-73.

註⑥ 徐葵主編，蘇聯概覽，中國社科院蘇聯研究所，一九八七年版，頁三六七—三七〇。

註⑦ 蘇古「聯合科技研究發展中心」現正從事如下之科研工作：原子能和平用途發展計畫、電力開發、電腦硬體設計、新材料開發研究、醫藥衛材設計和環境保護工程等六十多項研究發展合作計畫。

註⑧ *FBIS-LAT-89-048*, Mar. 14, 1989, p. 7; *FBIS-LAT-89-063*, Apr. 4, 1989, p. 5.

援建項目或已竣工投產，或正在繼續興建中，或因某項條件的改變而被迫停工，如前述之辛佛谷煉油廠（年計畫產量為六〇萬噸）和位於迦馬寮卡斯（Las Camaricas）之煉鍊廠（年均計畫生產量約三〇、〇〇〇噸）等。

惟近二十多年來，古巴因接受蘇援所獲致之巨額經濟利益，乃是盡人皆知之事實，其中尤以協助古巴從事工業建設及進行宏觀經濟發展等，頗見功效，雖然迄今尚未改變古巴之傳統單一經濟型態與對外的依附程度。而今如將蘇聯對古巴歷年所提供之各項經技援助，予以數字表示之，其自一九七二年後之年均援額（包括貿易貼補項目在內，詳後）在四十至五十億美元左右，約佔古巴年均國民生產毛額（GNP）的五分之一，為數相當可觀。<sup>⑨</sup>

爾今，此類經援行為正在蘇聯的新國會（最高蘇維埃）中，遭到代表們的質疑與批評，縱令蘇古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初簽訂一份為期二十五年的「蘇古友好合作條約」，其第三、四兩條會載明雙方將在經濟合作與科技交流方面，加強彼此互依的關係。<sup>⑩</sup>

其次，在雙邊貿易方面，古巴從此項下所獲得之經濟利益，可由物價貼補及易貨交易兩個層面說明之：

（一）物價貼補措施：近年來古巴已是蘇聯對外貿易的第六大貿易伙伴，其貿易值約佔蘇聯外貿總額的百分之六。在貿易品結構方面，古巴對蘇聯的輸出仍以傳統的商品：蔗糖、錳產品、柑桔和烟草為大宗，其中尤以蔗糖為主，其年均輸蘇量在四〇〇萬噸左右，約佔蘇聯進口糖總額的三分之一強。而糖價則以五年為期議價一次（最近一次係在一九八六年），以盧布為計價單位，每噸之長期售價為八五〇盧布（以官定匯率〇·六盧布對一美元，約合一、四〇〇美元）。上述售價較近年來之國際市價（一九八九年之每噸價格平均為二二〇美元）高出六倍以上，<sup>⑪</sup>因此，令古巴於輸蘇蔗糖這一單項中，在賬面上（以官方匯率計）沾了極大的便宜。<sup>⑫</sup>所以，蘇聯某些民意代表如契爾尼岑科（yu D. Chernichenko）等，則主張蘇聯應積極發展本身的糖業，以減少對古巴的依賴。<sup>⑬</sup>

註⑨ 蘇聯經援古巴數額，西方各國、蘇聯、古巴三方所稱數目未盡一致，然相差不多，請參 Larry Rohrer, "A Caribbean Communist Seeks New Friends," *The New York Times*, Apr. 2, 1989; *The Economist*, Dec. 17, 1989, p.41

註⑩ FBIS-SOV-89-064, Apr. 5, 1989, p.49.

註⑪ FBIS-LAT-90-168, June 5, 1990, pp. 5-6.

註⑫ 盧布的官定匯率過高，為〇·六對一美元，屬非流通性（Unconvertible）貨幣，故其黑市交易為：六盧布對一美元；所以，古巴除了賬面上或以之折算蘇聯物價時，獲致較高利益外，對需求外匯孔急的哈瓦那言，實在無利可圖；由此亦可說明，古巴為何不願向蘇提高供應額，或有時出現供貨不足的理由。

註⑬ 就實質的經濟利益言，蘇聯以種植甜菜去發展自己的糖業，並不划算。如蘇聯增產四〇〇萬噸粗糖（相當於自古之進口額），須用耕田百萬畝，資金八十億盧布，以及十餘萬勞動力。請參 FBIS-LAT-90-108, June 5, 1990, p.6.

另一較大的貼補項目則是自蘇聯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遠低於國際市場油價及遠超過古巴實際需求量（或有效需求量），向古巴提供原油，其年供額爲一、三三〇萬噸。而古巴則可將其進口總額約五分之一以上的數量（二百噸以上），以國際現貨市場的價格出售，獲取差額的利潤，及換得二至六億美元之外匯（數目的多寡須視國際油價的高低而定）。<sup>⑭</sup>

（二）易貨交易：蘇古的貿易方式一如「經互會」其他會員國之間的貿易方式一樣，從形式上觀之，係以盧布爲商品計價之信用貿易，但從實質上言之，乃是一種「以貨易貨」的物物交易；因爲貿易雙方在對商品價格及數量議定後，即行按期分批分類交貨記賬，而勿須及時交付貨款（盧布），最後依年度結算之，以示雙方之貿易業績（入出超額數）。然在此貿易關係中，古巴歷年來一直處於入超狀況，從而轉變成爲蘇聯的長期大債戶，積欠了巨額的債（貨）款，<sup>⑮</sup>且迄今未見古巴對此債務支付分文利息，甚至連本金（累積之貨款）的償還也屬遙遙無期。

此外，在易貨交易協定下，古巴往往以天災或歉收等爲藉口而拒不履約，但同時又將部份相關貨品投入國際現貨市場以求現，賺取急需之外匯。古巴既是長年的「入超國」（見附圖），又是歷次違約交割（貨）的「場外交易者」，故從中獲取了雙重的暴利。而蘇聯之所以甘願將此貿易關係中之「最惠國待遇」畀予哈瓦那，當然是由於蘇古長期以來之特殊戰略關係使然。

### 三、蘇古經貿關係之展望

在蘇古二國之間既久已存在着特殊的戰略關係，那麼在其雙邊經貿關係中尚存在着上述之不正常現象，自屬理所當然；因爲在現存的國際關係中，「互利」是一項公認的政治理念。而且互利不一定必須平等或等值，只須一方（通常是較強的一方）或雙方認定符合其主觀之價值判斷，即屬利在其中矣。

當今之東西方關係既已蛻變，冷戰時代將告結束，美蘇關係業已改善，而原本依附於上述關係的蘇古關係現正隨着國際

註⑭ 古巴從石油市場所賺得的外匯數目隨市價波動，如一九八五年因油價堅挺而賺進六億二千一百萬美元，一九八八年因油價疲弱及油量減少而僅賺得二億美元的外匯。請參「Castro's Coming Crisis, Confidential Foreign Report, Dec. 21, 1989, p.1.

註⑮ 雙方在年度貿易終結時，以記賬方式核算盈虧（出入超額），將出超部份記入對方賬戶，即轉入貿易借貸項下。故在蘇古長期貿易關係中，古巴歷年來所積欠之貨款（轉爲貿易借貸資金）共達一五〇至一七〇億盧布。請參「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14, 1990, p.7.

1985~87年古巴對蘇聯貿易額統計表（披索）

年 度	1985	1986	1987
進 口	5,418,944	5,313,864	5,495,500
出 口	4,481,636	3,933,522	3,867,500

資料來源：The Europa World Year Book 1989, p. 809.

大氣候的轉變而向相反的方向轉移，雖然兩國之間尚未出現顯著的不睦或摩擦，但卻逐漸趨向冷淡與疏離，縱令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剛於去（一九八九）年四月初造訪古巴，並與哈瓦那簽署了「友好合作條約」，而且迄今尚未表示欲從古巴撤出蘇聯的駐軍——一個戰鬥旅，<sup>⑥</sup>以及為數三至五千人的軍事顧問和高靈敏度之電子情報系統。<sup>⑦</sup>此一軍事關係以及古巴在加勒比海乃至西半球所擁有之戰略地位，將是蘇聯今後如何調整其與古巴戰略關係時所須考慮的一個主項，當然也是左右蘇古整體關係發展的一項重要變數。

惟就目前蘇聯與古巴的經貿關係言之，適在蘇聯面臨經濟困窘、經貿政策調整、新國會壓力，以及與古巴之戰略利益日趨減弱等多重因素影響下，莫斯科已計畫將自一九九一年春起，重新安排其與哈瓦那的經貿關係，當屬一項合於邏輯的發展。

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最近爲了爭取西方國家對其國內經濟改革提供支援，曾在西方第十六屆「七國高峰會」落幕後，<sup>⑧</sup>於七月下旬對外宣佈其今後之援外政策：蘇聯與發展中國家之經貿關係須建基於平等互利的原則上，而且須根據蘇聯本身之實際能力重新檢討援外政策。<sup>⑨</sup>此外，西方媒體亦同時披露：莫斯科已特別知會卡斯特，蘇古兩國的貿易來往將自一九九一年元月開始須以國際硬式貨幣作爲雙方的支付工具，而商品價格亦須充分反應國際市價。<sup>⑩</sup>其次，莫斯科已計畫自一九九一年起逐年縮減其對古巴經援的範圍與數量。

鑒於蘇古經貿關係行將轉變，卡斯特乃在第三十七屆「七·二六運動」紀念大會上，向聚集在哈瓦那「革命廣場」的古巴人民發出預警稱：面對東歐的變局，古巴絕不會背棄社會主義，而且將奮戰到底，縱令今後可能面臨一個相當困難的經濟調適期——「特別時期」。<sup>⑪</sup>

註⑥ 蘇聯的戰鬥旅由一個砲兵營、一個裝甲營和一個步兵通信營所組成，自一九七六年即分駐於哈瓦那近郊的國際機場和聖安達略空軍基地。該戰鬥旅於一九七九年八月中旬始爲美國所偵悉，曾爲此引發美蘇關係的緊張，請參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3, 1979, p. A16.

註⑦ Garfield D. Rananan, "Surrogate Forces and Power Projection," in Uri Rananan, eds., *Projection of Power: Perspectives, Perceptions, and Problems* (Medford, Mass: Archon Books, 1982), pp. 318-319.

註⑧ 第十六屆「七國高峰會」於一九九〇年七月九至十一日在休士頓召開，會中對如何援蘇問題產生爭議，最後決議採取一項折衷方案：先對戈巴契夫的經改政策，提供科技支援，一俟莫斯科表示願意減少軍事支出及停止援助第三世界共產政權製造區域性動亂時，則可進一步對蘇提供財經援助。參高峰會之「經濟宣言」，見 *Currents: Houston Summit Issues*, "Economic Impact, 1990/2, pp. 2-5; *The Japan Times*, July 13, 1990, p. 12.

註⑨ *The Washington Times*, July 24, 1990; 聯合晚報，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第六版。

註⑩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Sept. 13, 1990, p. 10.

註⑪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30, 1990, p. 3.

當蘇古的經貿關係在一九九〇年年底暫告一個段落時（古巴第三個「五年計畫」（一九八六—九〇）結束），將自一九九一年作如下之調整：

(一)在經援方面：蘇聯將以逐期分段縮減援助項目的方式，即計畫在三至五年內（一九九一至九五年古巴第四個「五年計畫」期間）將其對古巴的經濟援助削減至所謂「合理程度」，亦即戈某所稱的「實際能力」的程度。其具體之減援措施，除軍事項目已自一九八八年起逐年削減三億美元左右，擬在經援項下重新檢討其對古巴之承諾，從目前每年約二十至三十億美元援額（其中不含同額之貿易貼補項目）逐年減縮，迫使古巴走向經濟改革及自力更生之路，並在真正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經貿關係。惟在經技合作方面，蘇聯仍將遵循「蘇古友好合作條約」之規定範圍，繼續推動與古巴之合作關係，協助古巴在農業、化學、生物工程、合成金屬以及電子設備等項下，從事研究發展工作。<sup>②</sup>

(二)在貿易方面：蘇聯既已通知古巴，將於一九九一年春取消雙方行之已久的「易貨交易」，並將改變以往之傳統貿易條件，所以古巴在「價格補貼」方面所賺取之雙重利潤（進口石油及輸出蔗糖），亦將隨之終止，使其每年因此「損失」二十餘億美元之外匯。尤有進者，在蘇聯決定更改現行貿易方式後，古巴雖然可從其蔗糖、烟草、柑桔及錫製品等傳統輸出品中，換取相當數額之外匯，以之支付所需之石油及民生必需品，但今後勢須承受國際市場之價格衝擊，此對古巴殊屬不利，因為蔗糖與石油這兩個進出口主項的國際市價均變動不居，尤在波斯灣危機聲中，古巴所感受的壓力當可想而知了。

其次，對近二十多年來一向以蘇聯為貿易主要對手之古巴言，蘇聯外貿政策的轉變，立即在古國上下引起一陣疑慮與失措，其中最使古巴當局感到困惑者是不知如何在短期內調適其外貿關係、和如何調整其外貿運作管道，例如將外貿營運職權從一向負責統籌全國外貿之「貿易協會」手中歸還給各企業單位，而各企業單位則又怯於直接投入國際市場。至於將來如何解決國際自由市場與國內計畫經濟這個死結，那是一個更高層次的經濟制度問題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sup>③</sup>

#### 四、古巴的應變措施

古巴爲了實現經濟多元與貿易多角化這兩項長程目標，自一九八二年春即訂定「外國投資法」及「外資合營法」（即聯

註② FBIS-LAT-90-108, June 15, 1990, p.7.

註③ 關於一個實行計畫經濟的國家在其轉向國際自由市場的過程中所面臨之制度性與技術性的難題，請參 Martin Schrenk, "Whither Comecon?"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Sept. 1990, pp.28-31.

合企業法），以吸收西方工業國如日本、法國、西德、義大利和加拿大等前往古巴進行直接投資，以及在電子、汽車、食品加工、造船、造紙等工業方面建立聯合企業，<sup>②</sup>以便藉此改變其傳統之單一經濟結構；另則由政府籌設大型綜合進出口公司，負責拓展與非共國家的貿易關係；但由於國內經濟制度與對外貿易政策的雙重制約，迄今尚未達成上述兩項基本目標。因此，一旦面臨蘇聯及東歐諸國經貿制度及政策同時發生突然變革時，則不得不立即採取系列之應急與應變措施，期使所遭受之衝擊能減至最低程度。這些應變措施可綜合如下：

(一)在國內經濟發展方面：古巴之整體經濟政策迄今雖未見變動（據西方觀察家稱：可能須在明年古共四大時提出經改計畫），但已在發展的脚步上作出局部的調整，以達開源節流的短期目標。如加速觀光業的發展，開發新的觀光資源，計畫在一九九二年前擴建百分之六十的旅遊設施，觀光人數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九八八年為二十五萬人次），觀光收入可達兩億美元以上，使旅遊業成爲外匯之重要來源。<sup>③</sup>另一項調整措施則是調動資源以提高國內的穀物生產，減輕對蘇聯食品的依賴。

在節流方面，古巴政府已決定裁減部份大型之高能源消耗企業（見前），以及緊急維修部份陳舊工廠，以達節省能源之目的。<sup>④</sup>此外，爲了樽節政府支出，古巴可能在此「特別時期」內酌減教育及社會福利經費，縱令卡斯楚曾聲稱：不會因經濟拮据而影響現行之全民福利政策。

(二)在拓展外貿關係方面：於東歐集團發生劇變後，古巴政府乃進一步優先發展與中共、北韓、越南等共產政權的經貿關係。如古巴與中共的貿易來往益趨頻繁，雙邊貿易額自一九八八年的三億美元增加至一九九〇年的五億美元（預估額）。<sup>⑤</sup>目前，中共已是古巴蔗糖的第二大買主，而古巴則是中共腳踏車的主要進口國，計畫從今年的二十萬輛增至明年（一九九一）的五十萬輛，<sup>⑥</sup>作爲節省能源之個人主要交通工具。尤有進者，古巴極可能在一九九一年引進中共的經改模式。

其次，古巴現正大力推展與拉美各國的經貿關係，如積極擴大對巴西的藥品與醫療器材的輸出。<sup>⑦</sup>阿根廷則是古巴在拉

註② 關於古巴與西方工業國家所建立之聯合企業，請參Gilberto Diaz Martinez, "El Sistema Empresarial Estatal en Cuba," *Cuba Socialista* (Sept.-Nov. 1983), pp.74-107.

註③ *The Europa World Year Book 1989*, p. 806.

註④ 古巴爲了節省能源，已對四十餘座煉鍊、製糖、水泥、冶金工廠進行檢修，預期可年節省燃油二十萬噸。參 *FBI-S-LAT-90-107*, June 4, 1990, p.2.

註⑤ *Washington Post*, July 29, 1990, p.A19.

註⑥ *Newsweek*, Oct. 8, 1990, p.36.

註⑦ 古巴於一九八九年向巴西輸出之腦膜炎疫苗計達八千萬美元，而一九九〇年之輸出值將超過一億美元，另則向巴西出口電子診斷儀器醫療設備，請參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30, 1990, p.3; *Newsweek*, Aug. 6, 1990, p.27.



美地區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而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墨西哥和秘魯等國與古巴的貿易關係正日益加強，這些國家與古巴的貿易額，在一九九〇年底可能共達十五億美元。<sup>⑳</sup>然則由於拉美諸國目前債務纏身，購買力頗為有限，而古巴大部份的產品與拉美諸國的產品之互補性較小（如多為同級同類之產品，尤在民生工業產品及栽培性農作物等為然），故其發展前景並非樂觀。尤當拉美諸國現正積極倡議區域整合及加強共同市場機能之際，<sup>㉑</sup>古巴欲以「經互會」的「外人」之身擠入拉美地區的經濟圈，短期內恐難如願，即令今後能在經濟制度與外貿政策方面作出大幅度的轉變，然這將違背卡斯特楚的政治理念。

另一項突破經貿困局的應變措施則是設法拓展與歐市的經貿關係。目前，古巴僅與西歐少數幾個國家如西班牙（一九八九年的雙向貿易額為三億美元）、葡萄牙、法國、西德和義大利等國維持正常之貿易關係，但貿易額相當有限，其一九八九年之總值約八億美元，一九九〇年估計將突破十億美元；而其對上述諸國的輸出增長率，亦遠高於對東歐集團出口之增長率。不過古巴與歐市各國貿易關係的發展仍將受到下列諸項消極條件的制約，如古巴的現存經濟制度與外貿體制、商品種類（如烟草、甜酒、香料及島國土產等）和非經濟因素之人權問題，如今年七月份在西班牙、義大利、瑞士諸國駐哈瓦那使館所發生之政治庇護案是。<sup>㉒</sup>

## 五、結 論

對卡斯特楚而言，當前世界的每一角落都充斥着詭譎與多變，而每一項變動因素的出現都可能對古巴政權的存在構成某種程度的威脅，特別是蘇聯政經制度與外貿政策的變動為然，因為蘇聯政經制度與外貿政策的改變，其效應將波及古共政權並影響二國的經貿關係，甚至危及古巴的經濟與安全。故當蘇聯計畫自一九九一年起逐年縮減對古巴的經貿援助，並決定以每

註<sup>⑳</sup> Gillian Gunn, "Will Castro Fall?" *Foreign Policy*, No. 79, Summer 1990, pp. 132-150.

註<sup>㉑</sup> 拉美地區現有之區域性經濟整合體，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與烏拉圭三國自由貿易區（在分段形成中，並計畫逐步擴大之）、安第斯六國公約集團、中美洲五國共同市場，以及加勒比共同市場；同時，墨西哥將可能於一九九一年加入美加經濟體，惟古巴則因其身為社會主義「經互會」集團之成員，而被排斥之於外。

註<sup>㉒</sup> 自一九九〇年七月初至月底，古巴異議分子約四十餘人，先後逃入西班牙、義大利、瑞士和捷克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遂引發古巴與上述各國之嚴重交涉，從而導致西意二國聯合要求暫緩歐市與古所談判之第一宗經技援助案件（約三百萬美元），以及由西班牙單獨宣佈停止其四千七百萬美元之投資計畫和二百五十萬美元的撥款。請參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3-9, 1990, p.3;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28-29, 1990, p.3.

年國際市場價格作為商品議價之共同基礎，以及要求須以國際流通貨幣（Hard Currency）用作雙方貿易的支付工具時，古巴立即預期將在其經濟發展、國內物資供應與能源分配、物價穩定、<sup>②</sup>工農業勞動生產力，以及外匯支付能力等各方面，遭受着沉重的壓力與衝擊，更將使其本已衰退的經濟益趨惡化。<sup>③</sup>

為了應付蘇聯及東歐政經變局對古巴的衝擊，卡斯楚政權雖然在政、經、社各個層面進行了局部的技術性調整與部署，但綜觀古巴內部經濟力的薄弱，經濟政策的偏失、經濟與貿易體制的僵化、勞動生產力的低落，以及外在政經環境的重壓，卡斯楚今後恐難在加勒比海的孤島上高舉社會主義的大纛而能倖免於日趨嚴重的經濟困境，除非將在明年召開古共第四次大會上提出適時適切的政經改革方案，乃至改善最基本的人權狀況。

註<sup>②</sup> 一九九〇年春，因為蘇聯延後對古巴的小麥輸出，哈瓦那的麵包價格立即上揚，其他地區的食物也因之減少，而且引起其他食品價格的波動，請參 Susan Kaufman Purcell, *op. cit.*, p. 117.

註<sup>③</sup> 自一九八六年採取「糾偏運動」（rectification movement）後，古巴的勞動生產力至一九八九年下降了二·五%，經濟年成長率僅及〇·八%，而每年之外貿赤字却高達二十億美元。請參 Carmelo Mesa-Lago, "Countdown in Cuba?" *Hemisfile*, March 1990, p. 6; Susan Purcell, *op. cit.*, p. 120.

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脫稿

\*

\*

\*